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續編卷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陳桐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元史續編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按元史續編十六卷明胡粹中撰粹中名由以字行山陰人永樂中官楚府長史此書大旨以明初所修元史詳於世祖以前攻戰之事而畧於成宗以下治平之迹順帝時事亦多闕漏因作此以綜其要起世祖

至元十三年終順帝至正二十八年編年繫  
月大書分注有所論斷亦隨事綴載全仿通  
鑑綱目之例然綱目訖五代與此書不能相  
接其曰續編蓋又續陳桎書也黃虞稷千頃  
堂書目載有此書十六卷又別出元史評而  
不著卷數疑當時或析其評語別為一本以  
行如後漢書贊之例歟其中書法如文宗之  
初知存泰定太子天順年號而於明宗元年

轉削而不紀仍書文宗所改之天曆二年進  
退未免無據又英宗南坡之變書及其丞相  
云云蓋欲仿春秋之文而忘其當為內辭亦  
劉知幾所謂貌同心異者其他議論雖尺尺  
寸寸學步宋儒未免過於刻畫然如謂張世  
傑奪舟斷港未能決性命於義利之間謂吳  
直方勸托克托舊作脫脫今改正大義滅親為不知  
春秋之義持論亦未嘗不正至于文宗陰謀

害凡更能據故老傳聞揭史家未發之隱尤為有關於懲戒商輅等修續綱目全取此書為藍本並其評語亦多採之至明太祖起兵稱王以後續綱目即分注元年斥其國號而粹中獨大書至正直至二十八年八月而止內外之辭未嘗少紊其持論之公非輅等之所及又宋末二主不予以統亦協其平鄭瑗井觀瑄言乃曰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于陳

經續編德祐北遷閩廣繼立宗之統緒猶未  
絕也乃遽抑景炎祥興之年于分書非綱目  
書蜀漢東晉之例云云何其偏歟乾隆四十  
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費

墀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續編卷一

明 胡粹中 撰

丙子世祖皇帝至元十三年

宋端宗景炎元年

春二月丁卯朔阿

爾哈雅克宋潭州安撫使李芾死之湖南州縣皆降元

圍潭芾慷慨登陣與諸將分守民老幼皆出結保伍助

之勉以忠義人猶殊死戰涂夕元兵蟻附而上芾時坐

熊相閣台帳下沈患遺之金令盡殺家人而後殺已忠

矢地叩頭辭芾固命之泣而許諾乃飲家人酒盡醉徧

力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繼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

火所大慟投地遂自頸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

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元旦帝將  
劉孝忠以城降或請屠之阿爾哈雅曰是州生齒數百  
萬若殺之非上諭已延以曹彬意也乃發倉廩賑飢者  
招徠未附旬日間湖南州縣悉降○初城將陷時知衡  
州尹穀寓潭為二子行冠禮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  
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禮畢率家人  
自焚  
死  
壬申巴延軍次嘉興府宋安撫使劉漢傑降

留兵戍之

仍以漢傑為安撫使  
癸酉宋遣使請平

宋主遣軍器監劉廷端賁稱藩表詣軍前稟議又致

陳宜中書於巴延會陸秀夫還言巴延不從伯姪之稱  
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  
臣非所較也遂復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上尊號  
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備蒸嘗且致吳  
堅等書請俟福  
王至同詣軍前  
宋以吳堅為左丞相常楙參知政事文

天祥知臨安府

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蓋皆遁也未幾櫛逃去

宋以益王

昀判福州廣王昀判泉州

文天祥乞命二王出鎮以圖興復故有是命

宋丞

相陳宜中請遷都不果遂逃歸溫州

宜中計無所出率羣臣入宮請遷都

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我不欲遷而大臣固請乃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因閉閣群臣請見不納蓋宜中實以翊日行倉卒失於奏耳未幾宜中逃去

宋以文天

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家鉉翁僉書院事賈餘慶同僉

書院事

宋使還自軍前言已延欲執政面議太后乃拜天祥右丞相

甲申巴延軍次

皋亭山宋主遣使奉璽以降

董文炳阿嚙罕等各以兵來會次于皋亭山宋主遣

巡宣使尹甫防禦使吉甫賁傳國璽降表詣已延其辭  
曰大宋國主焘謹百拜奉表于大元皇帝陛下言臣眇  
馬幼冲遭家多難權奸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  
興師問罪宗社貼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夕憂懼非  
不欲遷辟以求兩全實以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  
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傳國之鎮寶不敢愛惜兩浙  
福建江東西湖南北二廣四川見在州郡謹悉奉上聖  
朝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耄病臣熒熒在疚不忍臣  
祖宗三百年宗社遽至隕絕曲賜存全再生之恩子孫  
世世不忘已延受表璽遣嘉特以吉甫等還臨安召  
宰相出議下令禁軍士入城違者從軍法又遣呂文煥  
安諭軍民時宋三司衛兵白晝殺人張世傑部曲尤橫  
閭里小民乘時剽殺令下民大悅已延又遣程鵬飛等  
入官慰問太后謝氏且命取太后手詔諭州縣降附家  
鉉翁不肯署使者命縛之鉉翁  
乙酉宋張世傑等以盆  
叱曰中書無縛執政之禮乃止

王昱廣王昺出奔

世傑與蕪劉義等挾二王出嘉會門渡浙江遁去已延遣阿嘯罕董文炳

范文虎追之不及而還○評曰世傑等出奔之謀與陳宜中遷都之請蓋懲靖康固守京城之失而覲建紹中興之福也然元氏自太祖以來立國已七十載盡有中原之地涵養生育其得民也久視金人拔興之暴突入之驟氣勢固不侔矣宋人偷安江左亦一百五十餘年文恬武嬉秦韓史賈相繼柄國君若贅旒蓋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其視高宗南渡國威士氣人才兵力又萬萬不同此宋之所以終於覆亡也歟又况宜中之忠不及世傑世傑之忠不及天祥觀清澳之逃占城之往豈為社稷死者邪特不欲苟去耳厓山一字陣奉宋主居其間為死計顧乃斷維奪港而去不與其君同溺則是未能決性命於義利之間而姑為求趙氏之嗣以自逭於一朝夕也既葬楊太后又將之安南夫君死將安之蕞爾安南豈足以興復宋室哉世傑於是乎昧所審決矣

辦香之祝大風覆舟天所以曲全世傑之忠也

戊子宋丞相文天祥吳堅如師

巴延執天祥遣堅還

二相與樞密謝堂賈餘慶等見巴延于明因寺巴延顧天祥舉動異

常天祥復乞退軍嘉興以俟講解巴延怒遣堅等還而拘留天祥

庚子巴延承制以臨

安為兩浙大都督府

宋文武百司來見巴延命蒙固岱范文虎入城視事張惠阿嚙罕董

文炳閱實倉庫收百官符印悉罷宋官府免侍衛禁軍

二月日中有黑子

大如雞卵相盪

久有星鬬于中天

二星相鬬一星隕

宋以賈餘慶為右丞相謝

堂知樞密院事劉岳同僉書院事與左丞相吳堅僉書

家鉉翁並充祈請使

巴延命克勒奇台偕五使及文天祥赴上都謝堂逃歸

浙江潮

三日不至

時元兵駐沙上杭人方幸之而潮汐三日不至

已延遣范文虎追宋

二王弗及二王走溫州文虎執其駙馬都尉楊鎮以歸

已延遣文虎追二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文虎遂執之以歸楊亮節負二王及楊淑妃

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追及遂同走溫州居江心寺文天祥自鎮江亡走

溫州

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漸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

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然後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楊子橋以楊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搗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

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師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遺書李庭芝夏貴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楊兵有脫歸者言巴延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出制司文字示之曰閉城門復遣二人出覘天祥若果說降者當即殺之其一人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游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糗羹至板橋游兵又至走伏叢篠中索之不得執杜潁金應以去潁應以金與卒得免二樵者以簣荷天祥至高郵嵇聿迎至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得入海如温州以求二王○評曰苗再成之謀幾可以存宋矣而李庭芝獨疑天祥致事終不成雖出於天意亦由天祥在當時志行未著譽望未隆不足以取信於庭芝故耳唐河北二十四郡俱陷顏真卿起兵討賊玄宗聞



之曰朕不識真卿何狀嗚呼此忠臣志士每顯於板蕩之日而平居無事不能自致其用也向使天祥庭芝素相孚信同心叶力如再成所計雖未能以致其大帥亦可以成和議而寡婦孤兒不至於一鼓而北行也失此機會使京都破陷帝后北遷而再成謀奪駕庭芝邀兩宮噫亦晚矣

辛酉車駕幸上都○

三月巴延入臨安宋福王與芮來會

巴延自湖州市入城大宴諸將市不

易肆福王與芮亦自紹興至厚慰之宋主及太后欲與相見巴延固辭是日復出城○評曰巴延可謂賢矣率長勝之兵入屢敗之國而能馴殺伐之性為仁義之師市不易肆民不知擾雖曹彬何以過是夫曹彬以中國之人服中國而巴延以敵國之人勝中國彬為其易而巴延為其難巴延於是乎可謂賢矣至其辭宋主以不見又可謂知禮者也

丙子巴延遷宋主后妃北行

巴延既得宋主降表國璽來上

乃下詔曰間者右丞相巴延奏宋主母后及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今特遣使往迎爾官吏士民各守職業勿妄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應亡命逃聚者並赦其罪山林河泊權免徵稅秘書太常圖籍禮樂器法物儀仗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戶版盡仰收拾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術數隱逸之士所在官司具名以聞於是巴延發臨安命安塔哈阿嚙罕董文炳等遷三宮期會於瓜步安塔哈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太后謂宋主曰荷天子聖慈不殺宜拜謝遂與太后出宮獨太皇謝氏以疾留福王與芮并宗室駙馬都尉楊鎮等及文武庶僚三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父子赴井死過真州苗再成謀奪駕至瓜步李庭芝遣姜才出兵邀兩宮欲劫以入城皆克不以董文炳行省事于臨安○宋夏貴以淮西州縣降

○閏月戊午以郝禎叅知政事

至元初以安圖史天澤  
巴延呼圖克徹爾耶律鑄

並為丞相趙璧廉希憲宋子貞阿哈瑪特為平章張文謙  
阿爾彬為右丞姚樞許衡張易為左丞商挺敏珠爾丹張  
惠為叅政是年呼圖克徹爾獨為左丞相赫伯  
阿哈瑪特為平章張易為右丞而禎叅知政事改臨安府

為杭州以蒙固岱為都督鎮之

又以索多為  
元帥鎮婺州

宋相陳宜

中等以盆王昱如福州起兵興復

陸秀夫蘓劉義等聞  
二王在溫州以兵來

會楊亮節召陳宜中於清澳共議興復又召張世傑於  
定海相與哭於江心寺故高宗御座下奉益王為天下  
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罽為福建  
察訪使先入閩中安撫吏民敦諭百姓檄召諸路忠義  
同獎王室會謝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  
安宜中等沉其兵於江而奉二王入閩時黃萬石降元

招諭汀建諸郡方謀送欵聞二王至閉門以拒萬石南劍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乃走入邵武其將劉俊等多復歸宋夏五月乙未朔宋益王昀即皇帝位於福

兵勢稍振

夏五月乙未朔宋益王昀即皇帝位於福

州

改元景炎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為垂拱殿

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陳文龍劉黻為叅政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僉書院事蘓劉義為殿前都指揮使王剛中知福安府楊亮節為福建處置使召李庭芝為右丞相姜才為龍虎四廂都指揮使又召吳浚趙縉傳卓李珣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

宋文天祥至福州以為右丞相

兼知樞密院

天祥命呂武招豪傑於江淮杜漸募兵於溫州

以巴延同知樞密

院事

巴延用兵紀律嚴而不殺故所至降附或請入視降城府藏簿帳以知金穀戶口多寡巴延笑曰是

欲寅緣噬吾民爾乃下令諸將士敢有暴掠及入城者以軍法論由此所過不至大擾而珍奇一無所私及還上勞賜有加已延謝曰奉陛下成算阿珠効力臣何功之有詔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其食邑拜同知樞院復賜已延阿珠所部

丙申宋主焘至上都封為瀛國公

宋

銀鈔衣幣有差  
焘與全太后入見制授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瀛國公○宋主之入朝也上大宴宮中衆皆歡甚獨皇后鴻吉哩氏不樂上問其故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無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上以宋庫物置殿廷召后視之徧視即去上使內侍追問欲何所取后曰宋人貯此以遺子孫其子孫不能守而歸于我實不忍取也後又以全太后不習北土奏令還江南上曰爾婦人無遠慮若使南還或浮言一動即廢其家非所以愛之但時加存卹可也由是愈優待之○上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

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上使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似道之輕汝也固宜○評曰興王之君必有興王之佐文王之興也有太姒以成二南之化武王之盛也有邑姜以輔九人之治蓋皆得內助焉蒙古氏起自朔漠而世祖含弘寬大有包括海宇之量皇后鴻吉哩氏仁厚恭儉實資之以為助觀其受宋主之朝而不樂睹寶王之俘而不取拳拳焉監彼之所以亡而慮它日子孫之或失其識見所及雖知道之君子不是過也嗚呼茲其所以勃焉而興也歟

黃寧都等縣

時翟國秀亦復秀山縣

秋七月宋文天祥開府南劍

州遂復邵武軍

天祥與陳宜中張世傑議不合乃求出督至南劍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黃萬

石敗走

宋揚州守將朱渙以城降制置使右丞相李庭芝

及其都統姜才死之

二宮既北遷詔諭庭芝等猶堅守不下阿珠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

其餉路別遣兵攻泰州之新城拔之宋姜才攻灣頭堡董士元戰死才夜帥步騎趨丁村守將史弼出戰陳岩以灣頭兵邀其後已延徽爾踵至所將皆阿珠麾下才軍望見旗幟皆走遂破之庭芝留朱渙守城與才率步騎東出阿珠馳騎督右丞阿里萬戶劉國傑分道追及于泰州西殺步卒千餘人庭芝等僅得入阿珠遂築長圍塹而守之而自當東南面斷其走路朱渙遂以揚州降庭芝帳下率劉發鄭俊亦開門降於阿珠執庭芝及才斬於揚州市淮東皆附真阿爾哈雅降下廣海州縣州守將苗再成亦不屈而死

宋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阿爾哈雅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發兵拒雄飛戰敗直諒棄城走雄江西都元帥遜都岱奏

飛遂入廣州嶺海州縣多降

乞援兵詔以蘄黃等郡兵益之

宋陳宜中張世傑等聚兵福建攻江西都木達

求援兵勅蘄黃等郡兵付都木達將之都木達言福建魏天佑游義榮來附乃命天祐知邵武軍授義榮千戶

安南國入貢

陳光弼遣黎克俊入貢先是詔諭光弼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

出軍役五輸賦稅六仍置達嚕噶齊統治至是并上表謝罪乞免六事

宋以王積翁等為

福建招捕使

積翁知南劍備禦上三州黃恮知漳州為同招捕使備禦下二州陳文龍知興化軍

宋趙潛復韶廣州

東莞民熊飛為黃世雄守潮惠聞潛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廣州雄飛

遁潛遂入廣州飛又復韶州

冬十月宋天祥次師於汀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將

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取雩都劉洙蕭明哲陳子敬皆自江西來會

平章趙璧卒

璧雲中人



上在藩時召見呼秀才而不名后親製服以賜寵遇無比命馳傳聘名士王鶚等又令譯大學衍義時從馬上聽壁講說稱旨憲宗嘗召問天下何如而治對曰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壁退上曰秀才渾身都是膽邪吾亦為汝握兩手汗也為河南經畧使有劉萬戶者貪淫暴戾其黨董主簿恃勢強取民女三十餘人壁按董罪立斬之劉大驚時大雪劉持酒往賀曰經畧下車誅鋤豪猾故雪為瑞應壁曰如董主簿者尚有其人俟盡誅滅瑞應將大至矣劉懼竟以憂死還為平章時廟享有司失黃幔得於神庖污弊甚上大怒曰此大不敬當斬壁曰法止杖流其人得不死是年壁卒贈大司徒賜諡忠亮

車駕還宮○十一月阿嚙

罕董文炳入建寧府宋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皆棄城走知福安府王剛中以城降

時阿嚙罕兵又徇處州李

珏以城降秀王與宋主昱走入海蒲壽庚作亂遂遷于

潮州

宋主舟泊泉州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

海船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既而舟不足乃掠其

舟而沒其貲壽庚怒殺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

者於是世傑

奉宋主趨潮阿爾哈雅克宋靜江府守臣馬堅死之

堅

靜江不下阿爾哈雅遣使招之皆為所殺及宋太后遣  
湘山僧宗勉齎詔諭堅復殺之阿爾哈雅又為書以天  
命地利人心開堅許以廣西大都督反復千餘言終不  
聽遂進兵逼之又以上所賜靜江詔示堅堅焚詔斬使  
乃堰斷大勝小勝二江決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堅突圍  
出走追執之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非潭比不重威  
刑則廣西諸州不服因悉坑之斬堅于市○評曰君子  
之於義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雖義亦

利也宋已亡矣其君亦既虜矣馬堅獨守孤城欲何所為乎焚詔斬使誓死不屈雖其故主所遣亦殺之而不顧蓋土地祖宗之土地非為嗣君守乃為祖宗守也嗣君雖不能守其宗社吾為人臣豈可以不死於疆域惟求即其本心之安而已嗚呼

十二月宋趙潛棄廣州蒲

壽庚以泉州降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

時熊飛及曾逢龍皆戰死詔州

遂降潛亦棄廣州王剛中既舉福建降遣使徇興化陳文龍斬之阿嘍罕復使人招文龍又斬其使而遣部將林華偵伺大兵華反導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文龍被執逼使降伏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械送宋張珏入重慶府

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以抗

大兵且遣師復瀘涪二州時東西川行院各遣兵圍重慶肆為剽掠軍政不一兩院相訾故久無功城中益得

自守既而圍兵自潰珏乃得入以姚樞為翰林學士承  
城遣將四出大兵屢為所敗

旨趙與票為待制

時宋侍從之臣與士子至上都者皆令先謁樞詢其學行而官之與票初

以宗室為鄂州教授巴延渡江詣軍門上書陳不嗜殺  
人可以一天下且乞全其宗及巴延入朝上問宋宗室  
之賢者首以與票對召至京師幅巾深衣以見言宋  
亡之故由誤用權奸詞旨激切上念之故有是命置

江淮行省

治揚州○評曰自唐有三省中書為政本門下主封駁至尚書省而施行焉是為南牙皆

宰相所居以出政令之所歷代因之今江淮有省則是  
以宰相行藩鎮之事矣宰相而行藩鎮之事則是內外  
政權皆歸之矣且天子元首也宰相股肱也都省置左  
右相而十二行省復置十二丞相何股肱如是之多也  
使一人之身而股肱以十數則將何所從令乎元詔諭  
之政權不歸於上而終以覆亡者蓋權輿於此矣詔諭

江南吏民

詔以萬戶千戶漁奪其民致令逃散今悉遣歸原籍凡軍校及宋官吏有奪民田業者各

還本主無主則以給附近民之無產者其田租商稅茶鹽酒醋金銀鐵冶竹木湖泊課程從實理辦故宋繁冗

科差聖節上供經制錢等百餘條悉除之

詔檢覈江淮諸路錢穀

已延言張惠守宋府

庫不俟命擅啓管鑰詔阿珠詰其事仍諭浙淮江東西諸路官吏檢覈新舊錢穀

置五道宣慰

司時平宋通得江淮浙東西湖南北等路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關監各一縣七百三十二戶九百三十七

萬四百七十二口一千九百七十二萬一千一十五乃分浙東西江東西湖北為五道道置宣慰司

立通政院國初制驛傳設托克托和斯以辨奸偽至元初立諸站都統領使司以總之至是改為通政院明年上

都又置

詔更造新厯

以大明厯浸差命太子贊善王恂及郭守敬與江南日官置局更定

新歷恂言今之歷家罕明歷理宜得許衡商訂詔以樞密副使張易領其事召衡參預守敬首言歷之本在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乃荆簡儀高表又以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作俟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又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証理儀表高景虛因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考守敬又奏唐開元間令南宮說天下測景書中所載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曰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然之遂設監候官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及滇池

南踰朱崖北盡鉄勒四方測驗凡三十七所高麗王湛更名晷○立提舉學

校所

太祖初平燕京以金樞密院為宣聖廟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舉官至是給六品印改為大都

路學署曰提舉學校所至十九年命諸路皆建學以祀先聖二十三年詔江南有學田者復給之○評曰人君奉天時修人紀為治之先務也唐虞之世首命羲和厯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然後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蓋帝王之治莫有先於此者元世祖雖起自朔漠而取江南之歲即命更定新厯立提舉學校所其為治可謂知所本矣王業之興宜哉

丁十四年

宋景炎二年

春正月阿嚙罕入汀州宋文天祥奔

漳州○二月復改福安府為福州

以潛說友為宣慰使王積翁為副使以守

之已而李雄殺說友淮兵亦謀殺積  
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積翁盡殺之  
癸亥彗星出東北

長四尺餘車駕幸上都○詔以康戡且琳沁嘉噶爾幹並為

江南釋教總攝

除僧租稅禁擾寺宇者○評曰世祖混一海宇當利民阜物而首除僧租稅禁

擾寺宇致嘉木楊喇勒智貪淫暴虐江南被害豈不為新政之累哉姚樞許衡竇默皆不聞有所陳說以格其

非心是可歎也嗚呼佛本西域一法國俗使然彼漢明梁武以中國之君且篤信而深敬之於元氏何足怪哉

宋文天祥誅吳浚

浚既降因至漳說天祥天祥責以大義縊殺之尋復梅州又復興國會昌

縣吉贛兵皆會

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瓚華復其城廣東制置

使張鎮孫亦復廣州梁雄飛去走

置江淮鹽運司

杭州置兩浙運司揚州置兩淮運司福建



置市舶司至大四  
年復升為運司

三月置廣西宣撫司

慶懷鬱林昭賀  
藤梧賓融柳象

邕廉容貴潯等州皆降於是置司靜江以崔斌阿  
爾哈雅鎮之鄭鼎等駐鄂漢賈居貞等駐潭州

括民

馬凡三萬二千二百六  
匹孕駒者還其主

高麗金方慶等作亂

命其王治  
之仍命實

都察球爾  
飭兵備禦

五月宋張世傑復潮州

尋復邵武文天祥復  
使趙時賞等復吉

諸縣遂  
圍贛州

西南蠻夷來附

四川僉院咎順言比遣隆州同  
知趙孟焄招諭南平軍都掌蠻

羅計蠻及鳳凰中隴羅韋高崖四砦皆降既而思州安  
撫使田景賢播州安撫使楊邦憲特磨道將軍儂士貴

知安平州李惟屏知來安州岑從毅等皆來附邦憲言  
本族自唐至宋世守此土將五百年昨奉旨許令仍舊

乞降璽書從之而儂士貴等所屬溪峒凡一百四十七  
戶二十五萬六千西番酋長阿立丁甯占等三十六族

亦來歸欵秋七月宋張世傑圍泉州討蒲壽庚不克

世傑自將淮兵

及陳弔眼許夫人諸峒番軍討壽庚兵勢稍振壽庚開城自守而陰賂番軍遂有二志攻城不力壽庚得遣間

使求援索多帥兵赴之世傑乃還八月李恒襲宋文天祥于興國天祥

兵潰奔循州趙時賞等死之

宣慰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天祥於興國天祥倉

卒引兵走就鄒淵於永豐淵兵先潰恒追及天祥至空坑兵盡潰妻子皆被執時賞肩輿在後兵問為誰時賞

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天祥得脫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澍等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募僚客將俘

虜者多獨時賞至隆興不屈有係累至者輒麾去曰小小僉廳官執之何為由此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洙頗自

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九月置江南行御史臺以姜既而天祥家屬皆送於燕

衛為御史大夫

治揚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統淮浙江東西湖南北八道提刑按察司姜衛上

奏曰陛下以臣為耳目臣以御史按察司為耳目倘非其人是臣之耳目先自閉塞下情何由上達上然之命清臺選每除目至官僚集議有不叶公論者劾去姜衛又陳便宜十五事上皆納焉

叛命右丞相巴延討平之

錫里濟刼北平王于阿里瑪圖之地械繫丞相安圖誘脅

諸王以叛使通好于海都海都不納諸王亦弗從遂率其屬來歸與巴延軍合巴延與其衆遇于鄂勒歡河夾

水而陳相持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錫里濟走死

置江西行省

治隆興以托爾楚為右丞敏珠爾丹

為左丞徹爾特穆爾張榮實伊德默色實勒們李恒程鵬飛蒲壽庚並參政

冬十月丙辰朔

日食○托爾楚圍廣州張鎮孫降○索多屠興化軍陳瓚

死之○車駕還宮○十一月宋陳宜中逃入占城

劉深攻淺

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宋主走秀山宜中欲奉之如占城乃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還竟死于暹

罷大

司農司○十二月宋主有疾遷舟于謝女峽

颶風壞舟宋主幾溺

不救遂得驚疾劉深復來襲井澳乃遷舟謝女峽

以耿仁為中書參政○安南

國王陳光昺卒子日煊立○納蘇拉迪音伐緬

先是遣奇塔特托音徵

緬朝貢不從而率衆侵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元帥納蘇拉迪音伐之降其若三百餘以天熱還師

以耶律

希亮為吏部尚書

希亮鑄之子也渾塔噶之亂鑄脫身歸希亮及母陷漠北凡四年得還上

憐之以為符寶郎至是遷吏部尚書上嘗駐蹕齊訥格台之地希亮至奏事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圉

圖多囚上方欽枕卧忽寤問故希亮奏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死是以囚多上驚問孰傳此語省臣對托爾楚所傳上以問托爾楚對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上曰前言戲耳曷嘗著為令式乃罪托爾楚希亮曰今既出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上

### 立諸路市舶司

泉州一蒙

嘉其言即令希亮至大都論中書固岱領之慶元上海澈浦各一令福建安撫使楊發督之凡船貨十分取一麓者五分抽一其發船回帆必著其所至之地於公牒而為之期每歲招船商於番邦博易諸香貨珠翠等物回帆依例抽解方聽貨賣其自泉福販土物者所徵與番貨等其後上海市舶司提控王楠以為言乃定單抽雙抽之制雙抽者番貨單抽者土物又定細物二十五分取一麓物三十分取一皆免稅不抽分者斷沒最後增杭廣溫三州市舶司通七所抽分之外又三十分稅一又最後則細物十分抽二麓物十五分抽二其市舶司或隸泉府院或屬行省或直隸

都省其抽分雜禁多不能載

### 平章廉希憲卒

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有疾召還民皆垂

涕為建祠繪像及卒上嘆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希憲者矣已延常稱希憲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世以為名言初希憲幼時有識量篤好經史上在藩時嘗被急召時方讀孟子懷之以進上問其說對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上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額爾布格琿塔噶劉太平之亂應變有功上深嘉其能權及居中書方士請煉大丹希憲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上然其言遂卻之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已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盡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及罷政得疾醫言須用沙糖家人求不得最後得二斤於阿哈瑪特家希憲聞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上聞而賜之會議立門下省欲以為侍中為阿哈瑪特所沮○評曰孟子在當時義利仁暴之說齊梁諸君所不樂聞豈惟齊梁之

君後世漢唐賢主亦未有能表章之者顧乃千有餘年而元世祖獨喜聞之不惟喜聞之而又能行之故終以不嗜殺人一天下嗚呼賢哉然自孟子之後傳其學而不能行者希憲一人而已故其於額爾布格琿塔噶劉太平之亂能權而得中諫方士煉丹却帝師受戒又深得距邪說放淫辭之義宜乎世祖以廉孟子目之也

戊十五年

宋端宗景炎三年五月宋主昺祥興元年

春正月西京饑○封宋

福王與芮為平原郡公

制授與芮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大司農封平原郡公又勅其家

貲之在杭越者有定軍官承襲之制

凡有功陞秩者元職令他有功者居

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承襲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臨陣中傷還營病故者與陣亡

同詔罷諸道提刑按察司既而復置

先是立御史臺以姚天福為監察御

史每廷折權臣上嘉其直賜名巴爾斯謂其不畏強禦猶虎也仍厚賜以旌之天福曰臣職居評彈惟尸祿是懼敢貪厚賞以重臣罪乎時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于上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綱不振有二首之患不急拯之久將不可理矣上召約蘇特穆爾博羅諭之博羅以年幼自劾及罷提刑按察司天福白大夫曰是司之設所以廣視聽不但繩有司而已約蘇特穆爾八奏其言上大悟詔復立之然權臣不悅左遷天福衡

州馬發死之○置太史院

命王恂為太史令工部郎中郭守敬同知院事國子

祭酒許衡兼領

丁亥太陰犯太白戊子犯熒惑○三月以張弘

範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

賜弘範寶劍得專決軍事以攻宋廣



海餘兵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以弟弘正為先鋒戒之曰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其慎之故所向克捷

宋主遷舟于硎洲四月殂弟衛

王昺即位

四月戊辰宋主殂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

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邪庚午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改元祥興

宋雷化高三州來降

廣西宣慰司遣總管崔永

千戶劉潭王德用招降雷化高三州即以永等鎮守

置光祿寺○修會川縣盤古

王廟祀之○徵杭州等處書版

用許衡言故也

宋以陸秀夫為

左丞相兼樞密使

時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后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獨秀夫

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在班行悽然泣下以朝衣收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皆出其手雖匆遽流離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以賈居貞為

江西行省參政

時捕民間受宋二王文帖者甚急繫巨室三百餘居貞至悉出之授其文帖于

水火有挾兵入民家誣為藏匿取貨賄子女者皆痛繩以法杜萬一亂都昌居貞調兵擒之或列富民名數百來上云與賊連居貞曰首惡已誅蔓延何為焚其牒南安李子發作亂聞居貞至其黨解散子發自焚死竟不戮一人初居貞從巴延南伐留治鄂為湖北宣慰司勸州民傅高起兵應陳宜中官軍進討有言鄂大姓與高姓何預其為治以不擾為本類如此大夏五月宋湖南

制置使張烈良等起兵官軍擊斬之

烈良與提刑劉應龍周隆賀十二起

兵行省調兵往討獲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江東按察宗以餘兵奔思州為官軍所襲二人皆戰死

使阿巴齊以罪免

阿巴齊求呂文煥金銀器皿宅舍子女不得誣其私匿兵仗詔行臺御史

姜衛詰驗無狀坐免官○先是有李思敬者告運使姜毅所言悖妄指毅妻子為証上曰妻子豈為証者耶詔勿問其後劉深言王積翁通謀張世傑積翁上言兵弱暫從詔原其罪又有首高興匪宋金者命置不問其後又以興侵用二王金三萬一千一百兩銀二十五萬兩勅遣使追理

六月宋主遷舟于新

會縣之崖山

張世傑以碇洲不可居而崖山在海中去湖廣各四百里兩山相對中有一港可以

藏舟遂移駐焉遣人入山伐木造軍屋千間立行宮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升廣州為翔龍府時官兵尚有二十餘萬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復剗有星隕于海人匠造船楫製器仗民不能堪始有叛志

是月已已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  
星千餘隨之其聲如雷數刻乃已  
汰江南冗官

中書左丞崔斌

言比以江南官冗命阿里舒等沙汰之而阿哈瑪特循私一門子弟並為要官詔悉黜之又言臺臣劾阿喇卜丹侵欺官錢事未竟復授江淮參政乞追回所授仍勅自今罷免者宰執為宣慰宣慰為路官路官為州官既而淮西宣慰使昂吉爾入覲復言江南官吏太冗於是詔江南行省併入福建宣慰司十一道除額設員數餘並罷去仍罷權茶營田等司隸本道宣慰司漕運司以其事歸行省各路依戶數以上中下三等設官故宋官應入仕者付吏部銓用上因諭昂吉爾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覲者回回中如阿哈瑪特才任宰相阿里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或可以相位處之又顧左右曰可諭姚樞等江南官吏太冗卿輩所知而未嘗言昂吉爾乃為朕言之近侍劉特穆爾亦言阿爾哈雅屬吏張鼎

今亦為參政詔即罷去遂命平章赫伯諭省院臺及翰林諸儒今宰執方面郡守多謬濫其議所以汰之者

安南入貢

陳日煊初立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中亮大夫吳德邵來朝秋八月宋加文

天祥少保封信國公

天祥聞衛王即位自劾江西喪師之罪表請入朝不許遂加官封會

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道生復亡家屬殆盡

宋合州守將王立降川蜀悉

附

先是立樞密行院於東西川以經畧蜀地兩院不協遂致潰敗李德輝為西川副使始克瀘涪重慶而東

川恥其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王立聞德輝威名且懼東川懷怒必肆誅殺乃遣間使請降于德

輝德輝單舸至城下呼立出降於是兩川皆來附樞密院奏東川行院言立久抗王師嘗指斥憲宗而降臣李

諒亦訟立殺其妻子有其財物遂詔殺立籍其家貲償諒既而安西王具立降附本末來上且言東川行院爭

功誣奏狀上大怒讓樞臣曰卿視人命若戲邪前所遣使計殺立久矣今追悔何及卿等妄殺人其歸待罪因叱出之會安西王使再至言未殺立即召入覲以為潼川路安撫使知合州○評曰古人有言偏聽生姦獨斷成亂故聽斷者人主之大用也兩川行院不協受降爭功而東川奏誣王立世祖過聽而命殺之及安西王具陳本末始讓樞臣以人命至重叱出待罪而已其始也聽之失於偏其終也斷之失於明其為盛德累多矣夫罔奏有造言之刑誣告有抵罪之律能舉而行之則惡人有所懲善人有所恃今以立不死而慢不加誣罔之罪假令因是不察而誤用刑焉其失豈不大哉世祖於此含弘雖有餘而明斷亦不足矣貽厥孫謀終以聽斷不明寬猛失宜亡天下  
**分川蜀為四道**  
蓋未嘗不始於此也  
四川西道廣元  
等路為四川北道重慶等路為四川南  
道順慶等路為四川東道並置宣慰司  
**宋以姚良臣為**

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宋廣潮惠三州及海南郡縣皆降○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

○大都路同知錫喇卜丹以罪免

御史韓曷劾奏錫喇卜丹私歐部民至死

詔杖之免其官仍籍家貲十之二

遣禮部尚書柴椿使安南

詔切責之仍徵其國

王八朝 九月中書左丞董文炳卒

文炳始以父任為豪城令治稱廉明後從征伐

屢有功誅李壇收江南勞效尤多上知其忠正深器重之嘗呼為董大哥及卒已延薦其弟文忠可相上使繼其官辭上曰汝兄有平南功可居

置福建行省

治泉州併江西

州縣來屬十七年復置江西省於隆興二十二年又併福建入江西二十三年改隸江浙冬十月庚

申車駕還宮○弛山場樵採之禁○十一月徵宋相馬

庭鸞章鑑赴闕○建寧民黃華作亂

政和縣民黃華集鹽夫連括蒼等處

奮民為亂詔調兵討之

復呼遜阿纁繼等官

初呼遜等以阿哈瑪特子為崔斌論列而免

至是張惠為請復之惠又請復其子巴蘇呼姪巴圖爾丹沙木斯鼎鼎前職上疑惠不從

閏月張弘範

襲宋文天祥于五坡嶺執之以歸

天祥與鄒鳳劉子俊會師潮陽遂討羣盜

陳懿劉興與死懿遁去因導弘範

濟潮陽弘範方攻漳

州得山砦百五十牒報天祥屯潮陽港遣其弟弘正及

總管囊嘉特即輕騎五百赴之天祥力不支帥兵走海

豐弘正等追及于五坡嶺衆皆不戰而潰天祥遂被執

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劉子俊先自詭為天祥冀免天祥不追及執天祥至各爭真偽主將怒遂烹子俊天祥



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見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或曰敵人之相不可測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士保無其他求族屬被俘者還阿爾之處之舟中以自從尋及其將校四人送京師

哈雅八朝

阿爾哈雅初以孤軍戍鄂不能倍萬遂定江廣凡五十八州峒夷山獠受命聽令者數十

所至是嶺海悉平詔入覲因獻金三千五百八十兩銀五萬三千一百兩○評曰世祖天資仁厚宇量寬弘獨好利之心差勝耳漢祖入關惟收圖書版籍婦女貨財一無所取其豁達大度越常人遠矣世祖得江南之後即陳宋寶玉于殿廷又檢覈新舊錢穀置徵理司立規措所權茶酤賣及阿爾哈雅入朝受所獻金三千六百兩銀五萬三千兩蒙古獻真珠一百斤故當時權奸若阿哈瑪特僧格盧世榮皆以言利進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于是阿哈瑪特欲殺崔斌則誣以盜糧四十萬僧格欲害郭佑楊居寬則奏其虧欠鈔六千餘定蒙

古低謀陷劉宣則言其沮壞錢糧終至元之世江南三省盜起不止皆由於鉤攷理筭刻剥生民蓋好利之弊一至於此也時阿喇卜丹坐盜鈔二萬馬三百嘉木楊判勃智發宋陵取金銀八千五百兩受獻鈔十餘萬寶玉無筭盧世榮盜官物金銀二萬餘定它物稱是苟上之人不貪欲則曷由至此哉錄平宋軍功巴延上平宋將校軍功及降臣姓名詔授官有差

宋葬端宗于厓山○辛亥太

白熒惑填星聚于房○阿哈瑪特殺江淮行省左丞崔斌

斌馬邑人性敏多智術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于政理事上潛邸從阿爾哈雅平宋功最多自湖南召還時平章阿哈瑪特擅權阿哈瑪特問斌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所用非人因極論阿哈瑪特奸蠹乃按黜其親黨檢劾其不法海內稱快遷斌江淮左丞凡病國妨民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哈瑪特恐其不利于已因誣搆斌與阿

里布盜官糧四十萬命都事劉正等往按獄弗具復遣參政張澍等四人雜治之竟真斌于死皇太子聞其事方食投箸遣使止之不及天下寃之時又有衛士秦長卿上書發阿哈瑪特之奸竟為所害斃之于獄○評曰生殺雖人主之大用而人主且不得專之無非奉行天命而已必奉行天命而與衆棄之斯謂之天討苟殺不當罪人主尚不可況人臣乎元起朔漠世祖以不嗜殺一天下可以為治朝矣獨奈何權奸得以私憾誣殺良臣如崔斌斃于阿哈瑪特楊居寃郭佑死于僧格劉宣害於蒙古此數人者皆宰執大臣無罪見僂而世祖漫不加省其失政刑亦甚矣夫以世祖英武明斷而猶若是他日特們德爾殺蕭楊賀勝哈瑪爾殺托克托尚何咎哉

## 十二月黃河清

自孟津東柏谷至泥子蓼子峪上下八十餘里澄瑩見底數月始如故

元史續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續編卷二

明 胡粹中 撰

己十六年

宋祥興二年是年宋亡

春正月張弘範攻厓山張世傑

力戰禦之

弘範由朝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者知宋主所在乃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

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須與決勝負遂悉毀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艙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宋主居其間為死計弘範以舟師來薄且出騎兵斷宋汲路宋舟堅不能動弘範令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宋艦皆塗泥縛長木

以拒火舟不能藝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之招世傑凡三往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又命文天祥為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反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遂書過零丁洲詩與之其末句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乃復使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為我所執汝復欲何為士民亦無叛者宋樵汲路絕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多嘔泄世傑帥蘓劉義等旦夕大戰既而李恒自廣州以師會攻弘範命恒守厓山北面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為世傑所敗李恒等順潮退師

張世傑兵潰左丞

相陸秀夫奉宋主昺赴海死宋亡

張弘範軍中樂作宋師以為懈不設備因

急攻之宋人南北受敵兵士又疲不能戰俄而一舟橋  
旗仆諸舟相繼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  
軍大潰翟國秀等皆降弘範又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  
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蘓劉義等斷維以十六  
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宋主舟舟大且諸舟環結不得  
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宋主同溺後官及諸臣  
從死者衆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  
上者十餘萬因得宋主屍及詔書之寶張世傑復還厓  
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  
始得宋主凶問拊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  
趙家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將  
之安南至平章山下颶風大作舟人欲蟻岸世傑曰無  
以為也為我取辦香來至則仰天呼曰吾為趙氏亦至  
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  
立趙氏以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若天不欲存趙  
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是歲宋亡通得

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八百有六天下共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戶為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峒之民不與焉○厓山既破張弘範置酒高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道經以拜奇貝勒密實同吉州痛恨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

知樞密院事○二月建司天臺

太史令王恂請建司天臺于大都儀象圭表皆

銅為之增銅表至四十尺則景長而真又請上都洛陽等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從之因勅郭守敬由上都抵南海測景且訪通天文厯數者○評曰司者典守之謂也成周建官掌邦教者曰司徒掌邦禁者曰司寇掌邦土曰司空掌邦政曰司馬獨掌邦禮不言司而曰宗伯以其所主皆天神祠祝之事尊之也曾謂天而可司



乎昔堯命羲和一則曰欽若昊天二則曰敬授人時其不敢輕褻也如此謂之欽天斯正矣 詔議臺

省事宜

先是阿哈瑪特奏自今御史臺非白于省毋擅召倉庫吏亦毋究錢穀數及集議中書不至者罪

之於是行省因請考劾行臺文卷不從阿勒巴復請行臺呈行省比內臺呈都省例詔集朝臣議之董文用曰御史臺譬如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復望者矣御史大夫約蘇特穆爾三月車駕幸上都○詔張留孫主亦言其不可事遂寢

淮江浙西荆襄等處道教○柴椿等還自安南

初使使通安南

止由鄣善黎化往來及椿行上命自江陵直抵邕州以達其國椿等至邕日烜遺書乞回軍舊路以進椿回牒奉命與本國使臣黎克復由邕州入安南所有導護軍兵合乘驛馬宜來界首遠迓日烜乃遣中贊杜國計先

至太尉率百官自富良江岸奉迎就館日烜拜受詔椿等傳旨諭之曰汝國內附二十年向者六事猶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城飭兵以待日烜言先君棄世子初嗣位生長深宮不諳風土若必親朝恐死於道路昔諭六事已蒙赦免椿曰宋主未十歲亦長深宮尚至京師詔旨之外不敢聞命椿等遂還夏四月立江

西樞茶運司○京畿十六路蝗○西僧帕克斯巴死

帕克  
斯巴

番人自其祖托里齊以其法佐國王霸西海者十餘世帕克斯巴生而聰慧國人號之曰聖童年十五謁上潛邸與語大悅及即位尊以國師授以玉印命製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字母凡四十一其相關鈕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一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大要以諧聲為宗字成頌之天下帕克斯巴請告西還乃以其弟額琳沁嗣及是病死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惠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

西天佛子大元國師至治六月浚通州運河。占城馬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

巴兒諸國入貢。秋七月安南入貢。

陳日烜遣杜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

稟氣軟弱恐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哀憐令臣得保性命以終事陛下兼獻方物及詔求藝術之士。遣伊聶濟崔或往江南訪求西南八番羅

氏等國來附。

時招降西南諸番洞寨凡千六百二十六戶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八詔各置安撫司

以龍方零為小龍番靜蠻軍龍文求為卧龍番南寧州程延隨為程番武威軍洪延暢為洪番永盛軍韋昌盛為方番河中府石延異為金石番大平軍盧延陵為盧番靜海軍羅資為羅甸國遏蠻軍並懷遠大將軍充安撫八月丁丑車駕還宮。始募人中納鹽糧。中統初以解鹽

一萬五千引和中陝西軍儲又命諸處市糴至元四年又令各處中納官糧續還其直後又驗諸路粟價增十分之一凡糴四十萬石至是得江南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其後山東兩浙河間亦如之及出鹽引兌換民糧并和糴其價每十兩增一兩至成宗時又行鹽折草之法每鹽二斤折草十斤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至秋成驗數

九月揚州同知董仲威坐贓免

輪草以給京師秣馬先是順德總管張文煥太原監郡台哈布哈以憲司發其奸贓遣人詣省自首因反誣憲官以罪臺臣奏憲司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宜待文煥等事決方聽其許從之既而常州監郡馬恕告浙西僉事高源不法四十事源亦劾恕事聞詔廷辨臺憲紀綱不振故列郡不服至是仲威坐贓行臺方按其事仲威反以他事誣行臺詔免仲威官仍沒其貲產十之二冬十月丙申太陰犯太微西垣上將○

詔皇太子參決朝政

五祖真人李居壽作醮事乘間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上喜

曰行將及之明日下詔省院臺百司之事皆先啓後奏

十一月癸丑太陰犯熒惑

○復遣柴椿使安南

詔再諭日烜若果不能入朝則積金代其身兩珠以代目副以賢士

方技子女各二以代其土民○評曰王者之於梗化格則承之否則威之無它道也猶慮其難服故昭德修禮以招攜懷遠未聞要之以利而肯服者也安南事宋逾二百年及元氏代有天下其心未嘗不曰彼君也吾隣也一旦改容屈膝豈無趙佗倔強南海之志為世祖者施之以仁義示之以寬弘則彼將自服乃要以六事及其不從則又諭以積金代身兩珠代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此果何道哉所以終不能致其服也歟雖然柴椿於此亦失奉使之義矣夫君命固不敢違苟傷國體債事機為人臣者安得不諫止之哉以從命為忠非純臣

也宣慰使張弘範卒

弘範柔之子也善馬槊能為詩詩初從征李璫立功及守大名歲大

水漂民居弘範輒免其租朝廷詰其專擅弘範請入見曰國家儲粟於小倉不若儲之大倉上曰此何說也弘範曰今水潦不收而必責民輸粟帛倉庫實而民盡死亡明年租將安出若活其民使不逃亡則歲歲有收豈非陛下大倉乎上曰善其勿問及攻取宋襄樊平江南授江東宣慰使進追宋二王嶺海平磨崖之陽勒功而還入朝燕勞甚厚疾作卒贈平章

十二月增置宿衛

初

衛親軍分左右翼至元八年改立左右中三衛至是又增前後二衛專掌宿衛扈從兼營屯田○國朝宿衛皆領于四集賽集賽者太祖功臣博勒呼博爾濟穆呼哩齊拉袞四族也號稱都爾本庫魯克猶華言四傑也其世領集賽之長集賽云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三日一更申酉戌日博勒呼領之為第一亥子丑日博爾濟領

之為第二寅卯辰日穆呼哩領之為第三己午未日齊拉袞領之為第四博勒呼早絕太祖命別勒呼代之而非四功臣之類因自領之名曰伊克集賽伊克者言天子自領也齊拉袞後亦絕常以丞相兼領凡集賽內其執事之名主弓矢鷹隼者曰和爾齊實保齊齊哩克齊書寫聖旨者曰札爾古齊主文書者曰筆且齊奉烹膳者曰博囉齊司閹者曰巴勒噶齊掌酒者曰達喇齊典車馬者曰烏拉齊摩哩齊掌衣服者曰蘇庫爾齊牧駱駝者曰特默齊牧羊者曰和尼齊捕盜者曰呼拉干齊奏樂者曰浩爾齊忠勇者曰巴圖爾勇敢無敵者曰巴圖長集賽者悉世守之年勞既久即擢為一品官其預集賽者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然一日歸至內廷則執其事如故其後集賽累增至萬四千八百而累朝鄂爾多集賽尤多國家大費每糜於此云

庚十七年春正月以張瑄為沿海招討使

瑄與千戶羅璧以追宋二

王有功故授招討壁為管軍總管

勅檢放降俘為民

行臺大夫姜衛奏阿爾哈雅占降民

為奴而以為征討所得詔免放為民凡三萬二千人

二月召妖僧高和尚

張易言高和尚

有秘術能役鬼為兵遙制敵人命和爾郭斯將兵與高和尚同赴北邊○評曰聖人制五兵以威天下未聞有

妖鬼為兵而可以制敵者張易為大臣筦樞府而薦用妖僧其失大矣他日王箸之變其及禍也宜哉此大易

所以垂比之匪人之戒也

夏貴致仕○復置陝西行省于京兆

先是商挺

領秦蜀五路行四川省事後改立陝西四川行省治京兆尋移利州至是復還治京兆以李德輝為左丞三

月甲辰車駕幸上都○立都功德使司

掌奏帝師所統僧人秩從二品

遣招討使都實求河源

是冬還報以圖來上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庫庫



楚得其說撰河源志大畧河源在土番朵甘斯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名鄂端諾爾譯言星宿以其粲如列星也羣流匯為二巨澤自西而東合伊爾齊呼蘭伊拉齊三河其流浸大始名黃河又岐為八九股行二十日經昆侖至庫濟及克特二地相屬合細黃河及奇爾穆蘇二水北行轉西至河州積石洮水來會過蘭州正東行至寧夏南行至東勝與黑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葭興州與塞納河合又南流與延安河合又合汾水過河中府至潼關乃折而東凡河流自土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過達靼地凡二千五百里始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以王積翁為中凡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云

戶部尚書○夏四月以賀仁傑為上都留守

初仁傑父賁從軍有

功家闔中治室於毀垣得白金七千五百兩謂其妻鄭曰匹夫無故得千金必有非常之禍時上以皇弟駐六

盤乃持五千金往獻上曰此天以與汝焉用獻為對曰  
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殆天以授殿下臣不敢私願以  
助軍因言其子仁傑可用召入宿衛久之責卒上一日  
召仁傑出白金謂之曰此汝父六盤所獻聞汝母來可  
持歸養辭不許乃歸白母盡散之宗族及是上都留守  
缺宰臣擬廷臣十數皆不應顧仁傑曰無以易卿尋以  
為中書右丞留守如故其後僧格奏本司錢穀失實召  
留守呼魯古爾及仁傑辨仁傑曰臣漢人不能禁吏賊  
奸以致耗失臣請服罪呼魯古爾曰臣為長印在臣手  
事未有不關白而能行者罪獨在臣上曰以爵讓人者  
易引咎歸已者難置勿問○評曰賀責臨財不苟世祖  
見利思義仁傑能承君父之美皆可謂賢矣有興王之  
君必有興王秋七月以郝禎耿仁為中書左丞  
之臣信哉

從阿哈瑪特之請

也已酉太陰犯南斗

八月丙子又犯星宿東星又犯右執法歲星

八月許衡

致仕

官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

高麗王昡來朝

昡言願益兵三萬征日本

詔加昡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尋又進右丞相

翰林學士承旨姚樞

卒

樞柳城人初事太宗南伐破棗陽主將欲盡阬之樞力言非詔意乃感數人逃篁竹中得脫死拔德安得

宋名儒趙復始傳朱程之學上在潛邸遣趙璧召見樞問以治道獻書數千言陳治天下大經凡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為三十條各疏弛張之方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奇其才使授世子經及憲宗大封同姓勅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樞勸上願有關中南征大理陳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上曰吾能為之師及城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時有護上得中土心者憲宗使阿拉克岱爾鈞考文書錢穀樞曰君臣之間事難與較莫若自歸朝廷疑將自釋上從其計入見憲宗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上

初即位以為東平宣撫使召還拜中書左丞薦安圖已  
廷可將兵取宋遷承旨卒諡文獻樞為人仁恕恭儉忠  
信未嘗疑人於德怨一無所較嘗與上論天下人才及  
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它日必反後果如其言○  
是歲賈居貞亦卒居貞弱冠時從事行臺有餽黃金五  
十兩者卻之太宗勅月給白金五十兩以旌其廉及為  
左右司郎中從上征行講說通鑑上問郎俸幾何居貞  
以數對謂其薄勅增之居貞辭品秩宜然不可因臣而  
紊其制劉秉忠奏為參政居貞言它日將有郎官援例  
求執政者辭不拜以宣撫使治鄂及參政江西卓有政  
績朝廷議征日本居貞力言民困乞罷其事卒仲子鈞  
仁宗朝為參政○評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士之善行  
也賈居貞於善之中又有善焉其辭增俸也對以品秩  
宜然不可因臣而紊其制其辭執政也則言他日將由  
郎官而援例者可謂深得  
括江淮銅錢銅器○九月壬

事君之義大臣之體也

午車駕還宮。冬十月詔征日本以范文虎等帥兵往

擊之

先是十二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等往使日本不報十四年日本遣商人持

金來易銅錢許之是年二月日本殺世忠等乃發兵十萬命范文虎等將之以文虎實都洪察球爾為右丞李庭

張巴圖為參政並行中書省事

左丞相阿珠卒

阿珠巡邊至巴實伯里卒

十一月甲

子頒授時厯

許衡楊恭懿王恂郭守敬等徧攷厯書精思推筭秦言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

月盈縮遲疾五行周天皆未精察今參以古制朔立新法推筭成辛巳厯雖未或精比之前厯底幾無愧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又議合朔日行更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曰合朔自秦廢厯絕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

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進元嘉曆始以月遲速定小餘以正朔翌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當時以異法罷之梁虞翻造大同曆劉焯造皇極曆皆用定朔為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曆定朔始得行然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間之又希合當世為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曆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曆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俱藍國入貢俱藍與也歷上因賜名授時頒之天下馬八兒綱領海外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朝廷遣廣東招討使楊廷璧招之其國主必納的附降十二月阿勒巴雅克特穆爾伏誅江淮平章表來進貢阿勒巴雅克特穆爾伏誅

丞雅克特穆爾擅易命官八百員自分左右司官鑄銀銅印復違命不散防守軍勅誅之始建太廟

初國俗祭祀無廟割牲奠馬湏以蒙古巫祝致詞上初  
即位始命設神位於中書省用登歌樂遣筆且齊致祭  
又命製祭器法服遷神主於聖安寺至元初立廟燕京  
定為八室烈祖第一太祖第二太宗第三皇伯珠徹第  
四察罕岱第五睿宗第六定宗第七憲宗第八及併江  
南詔建廟於大都於是太常為議廟制以都官別殿及  
同堂異室之制上聞禮官奏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東  
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  
之遂為前廟後寢正殿東西七間南北五間內分七室  
殿陛二成三階東西五間南北三間環以宮城四隅為  
重瓦號角樓東西南三加寶默昭文館大學士○陝西  
門各五至二十一年成

運使郭琮等有罪伏誅

初上以關中重地風俗强悍思得剛鯁舊臣乃授趙炳京兆尹

及安西王開府以為王相豪猾斂迹秦民以安六盤守  
者構變炳率兵擒其首惡平之王薨炳被旨入見上詢

以民間利病炳因言運使郭琮即中郭叔雲竊弄威福為不法上卧聽遽起即令乘傳偕勅使往按至則琮等矯嗣王旨收炳及其妻孥囚之崆峒山炳子仁榮訴于上詔遣近侍馳駟而西令脫炳械琮等偕來琮等留使者醉以酒先遣人毒炳斃於獄上聞之拊髀嘆曰失我良臣命仁榮手刃琮叔雲發東城籍其家財畀之仁榮曰不共戴天之物何忍受之上稱善別賜鈔二萬二千五百緡為治喪具

辛巳十八年春正月詔求前代聖賢之後

儒醫卜筮星歷術數及山林隱

逸之士具以名聞

丙辰車駕幸澠州二月辛未幸柳林○乙未

皇后鴻吉哩氏崩丙申車駕還宮

后濟寧忠武王阿禪之女生裕宗中統初

立為皇后性明敏達事多所匡正四集賽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上許之后將諫先陽責太保劉秉忠曰汝



何為不諫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上默然而止后嘗於太府監支繒帛各一上曰此軍國所須非私家物后於是率宮人拾舊弓絃練之緝為紬宣徽院羊牯皮置不用命取之合縫為地毯其勤儉類此至是崩及成宗三月戊戌魏國文正公許衡卒立追諡昭睿順聖皇后衡字仲平河内人生有異質奇志家貧無書常借人抄誦嘗暑中行道上衆取梨啖衡獨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其人曰世亂梨無主衡曰吾心有主從姚樞得程朱之書乃大有得尋居蘓門與樞及實默相講習上在闕中召見以為京兆提學及即位王文統以言利用事默每排其學術之非文統疑衡左右之乃奏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傅衡為太保以疎之默以屢攻文統欲因東宮避禍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在禮師傳與太子東西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矣樞以為然皆辭不就改衡國子祭酒衡亦謝

病歸安圖為相召衡輔之衡上疏數千言皆經世大務上嘉納焉阿哈瑪特當國衡數言事與之忤阿哈瑪特深銜之亟薦衡宜任中書欲因事中傷之乃除左丞屢入辭免上不允命掖之出衡出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上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都論阿哈瑪特專權罔上蠹政害民因謝病請解機務命舉自代衡曰用人天子大柄不可使下有市恩之漸乃授集賢大學士兼祭酒衡請徵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蘓郁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皆驛召之及致仕遂卒卒之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少長皆哭之後贈太傅諡文正封徙湖廣行省治武昌初已延魏國公從祀孔子廟廷

徙湖廣行省治武昌

初已延  
伐宋行

省事於襄陽尋以別將分省鄂州及取潭州移治之至是復徙武昌武昌即鄂州也以田忠良為

太常丞

少府為諸王昌圖建宅於太廟南忠良往仆其柱少府奏之上以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

建宅所即上曰善因奏太廟前無馳道非禮即勅中書  
為闢之國制十月上吉祀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奏  
曰梁武帝用麋為犧牲後竟何如言者遂屈初忠良以  
陰陽家用劉秉忠薦召見上指西序第二人謂曰彼手  
中握何物對曰雞卵果然又問朕有何事縈心對曰以  
術推之當是一名僧病上笑曰然是國師也遂令司天  
試星厯遁甲諸書皆通詔官之司天上嘗問用兵江南  
累年不決奈何對曰在酉年至元十一年七月十五日  
夜白氣貫三台上問何祥曰三公其死乎未幾太保劉  
秉忠卒一日出獵上駐輦召忠良謂曰朕有所遺汝知  
是何物還可復得否忠良曰失數珠耳明日二十里外  
常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如其言海都叛遣皇子諾木  
罕丞相安圖征之忠良奏不吉上不悅兵遂出既而皇  
子丞相入海都上召諭忠良曰朕幾信讒言罪汝忠良  
曰皇子末年當還其言後果  
驗忠良之術巧中多類此

夏四月丙午車駕幸上都

○立登聞鼓院○秋八月范文虎等敗績于日本勅使

回軍

范文虎實都洪察球爾金方慶李庭諸軍入海遇颶風漂壞其船遂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什不存一

二初諸將陸辭上勅之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且聞為其所殺故使卿輩為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假若彼國人至卿等有所議當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後果遭風諸將不協各擇堅好船棄之棄士卒十餘萬于五龍山下方伐木作舟欲還日本人來戰盡死餘一二萬為其所虜得還者三人

閏月丙午車駕

還宮○九月癸亥朔畋于近郊○兩淮運使阿喇卜丹

伏誅

坐盜官鈔二萬一千五百定又盜取和買馬三百四十四匹朝命格而弗頒又以官員所佩符給家

奴往來貿易冬十月置安南宣慰司以參政完顏特穆爾為宣慰使都元

帥柴椿鴻和爾副之焚毀道經張易奏參校道書惟道德經老子所著餘皆後人偽撰宜悉焚毀從

之○評曰釋道皆異端聖學之巨蠹也崔浩焚佛書而信道士冠謙之張易毀道經而薦妖僧高和尚其偏識僻見一何謬哉蓋察理不精而操心不正故也然兩人皆以誅死遂使老佛之徒得以藉口惜哉以和

爾郭斯守司徒○十二月以鴻吉哩岱為右丞相阿哈瑪

特為左丞相○翰林侍講學士竇默卒默金人初為國兵所俘脫走蔡

州遇名醫李浩授以銅人針法遂以其術鳴又走德安孝感縣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楊惟中招儒道釋之士乃北歸與姚樞許衡講習其學由是知名上在潛藩召之默變姓名自晦使者先俾其友往見而微

服踵其後默不得辭乃拜命既至問治道以三綱五常為對上曰然人道莫大於此默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天下無不正一日三召對皆稱旨遂命皇子珍戩從之受學拜侍講翰林王文統用事默上書力詆其非以蘓張目之又與樞衡於上前面斥文統曰此人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上曰然則誰可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上不悅而罷默遂罷歸文統誅上憶其言召還翰林有大政輒訪之及卒上深嘆悼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一竇漢卿又曰若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全人矣後贈太師故世傳竇太師云

壬十九年春正月立太僕院

中統初設羣牧所後改尚牧監至是改立太僕院後

又改院為寺

二月辛卯朔車駕幸柳林○以姚文龍為江西

宣慰使

饒州總管姚文龍言江南財賦歲可辦鈔五十餘萬定詔以文龍為江西宣慰使兼措置茶法

詔征緬

以台布為右丞伊克德濟為參政領兵以行又詔僉省亦奚不薛及思播叙三州軍同征立

行樞密院

詔楊州岳州俱立行院二十一年又立沿江行院二十二年立江西行院二十八年徙岳

州行院於武昌江淮行院於建康後悉併入行省

戊申車駕還宮甲寅幸上都

○三月俱藍入貢

楊廷端再往俱藍國主及其相阿哈瑪特等迎拜璽書遣其臣祝阿里沙忙

里八的入貢時伊嚕勒昆鄂則爾丕勒瑪及木連蠻主瑪哈穆特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

使入 盜殺阿哈瑪特及左丞郝禎

上之北幸也皇太子從左相阿哈瑪特留守大都

專權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千戶王著密鑄大銅鉞自誓願擊阿哈瑪特與高和尚謀構變殺之時高鵬張九思皆

宿衛宮中著遣西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省中疑之命觴等識視皆莫能識乃詰以番語云太子國師今在何處二僧色變又以漢語問之皆倉皇失對遂執二僧屬吏訊問不伏觴乃與尚書緝和爾等集衛士執兵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外觴問果何為易曰夜後當自見固問之乃附耳語曰太子來誅左相也著又自馳見阿哈瑪特言太子將至即遣郎中托歡徹爾等往迎出關北行十餘里遇偽太子者責以無禮盡殺之奪其馬入健德門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門傳令啟關觴謂九思曰它日太子還宮必以謗勦哲賽音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啟關呼二人皆不應即語之曰太子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賊計窮趨南門觴亟走南門但聞傳呼省官姓名偽太子者立馬責阿哈瑪特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死縛左丞郝禎至殺之囚右丞張惠於是高觴張九思開門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留



守布敦持挺擊立馬者墜地衆多就擒高和尚潰去惟  
著挺身請囚賊之入也矯太子令徵兵張易易不加審  
以兵與之因坐誅將傳首四方九思曰張易應變不審  
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從  
之獲高和尚於高梁河與著皆棄市著臨刑大呼曰王  
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為我書其事者○評曰  
王著自誓擊殺阿哈瑪特為天下除害可謂有疾惡之  
心者觀其事敗而挺身請囚義不苟免蓋亦有烈丈夫  
之風焉然使之結刺客直為博浪運錐之舉雖或不成  
亦不失為荆軻聶政顧乃矯令竊兵以入則非矣此所  
以不得<sub>不以</sub>盜書之也夏四月鴻吉哩岱罷以和爾郭斯為右丞

相耶律鑄為左丞相○下右丞耿仁獄○張惠阿里罷  
以敏珠爾多丹為右丞張雄飛為參政○追治阿哈瑪特罪

戮其屍

阿哈瑪特死上猶不深知其奸及詢博囉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命發冢剖

其棺戮屍於通玄門外縱犬食其肉籍馬駝牛羊驢三千七百五十八及其妻子親屬所營貲產其奴婢悉放為民郝禎亦斲棺暴屍有司籍阿哈瑪特家藏得二人皮問之其妾引住云呪詛時置神坐其上應驗甚速又畫甲騎圍守殿幄兵皆張弦挺刃

汰省部官

凡阿哈瑪特黨七百十四人

內向始得其不軌之狀如此

和爾郭斯言已黜者一百三十三人其無過者姑存之諸以妻女姊妹獻阿哈瑪特得仕者並黜免又勅阿哈瑪特濫設官府二百四十所存者三十三餘並罷之

六月己丑朔日食○命索多將

兵討占城國降之

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戰船二百五十命索多將之往討占城

迎戰兵號二十萬索多率敢死士縱擊斬溺五萬餘又敗之於大浪湖斬首六萬占城遂降索多造木為城闢

地以耕諸小夷皆附積穀十五萬斛以給軍食秋七月戊午朔日食○采民女

子耶律鑄言有司以采室女害民請令大郡歲取八月

三人小郡二人擇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

甲寅車駕還宮○庫克新耿仁等伏誅

耿仁及阿里錫都阿哈瑪特姪宰努鼎

蘇都爾丹皆伏誅醢庫克新與其弟瑪蘇庫詔以其罪惡

頒告中外仍籍阿里家貲初阿哈瑪特欲殺秦長卿劉中

澤尼瑪多卜丹張雄飛持不可阿哈瑪特使謂之曰誠能殺

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雄飛拒不從奏出為澧州安撫

使三人竟死於獄及雄飛除中丞其長子庫克新以右丞

行省江淮恐不為所容奏留之及是庫克新建至勅中書

雜問歷指宰執曰汝輩皆曾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

飛曰我會受汝家財物否曰惟公獨無雄飛曰如是則

我當問汝矣立詹事院以諤勒哲為右詹事分三庫

庫克新遂伏辜事賽音左詹事內藏主御用寶

元史續編

十六

玉遠方珍異右藏主金銀

冬十月遷瀛國公趙鼎于上

貝鏐左藏主綺羅縑布

都省臣奏鼎及平原公與芮翰林直學士與鼎宜以扎薩

並居上都上曰與芮老矣當留大都餘如所言

克為中書平章○太史令王恂卒

初恂父良精究天文律歷恂生而穎悟過

目成誦既得於家傳遂造其極劉秉中見而奇之言於上召見使輔導太子為贊善太子嘗問恂筭術對曰筭數六藝之一定國安民不在此也又問以心之所守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太子深然之至是居父喪以毀卒○評曰許衡人心如印板之喻蓋即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而遠近萬事莫不皆正之說今太子問以心之所守而恂舉以為言所對非所問矣若曰心之所守在於主敬而必自寡欲始則切於事理而於太子帝師琳沁死達爾瑪巴拉之心亦有所感發也

帝師琳沁死

達爾瑪巴拉

十一

月以孔洙為國子祭酒

洙襲封衍聖公入覲詔以為祭酒兼提舉浙東學校仍給俸祿

與護持林廟璽書

勅御史臺得選用御史

中書崔或言國政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

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惟御史有言臣以為凡臺官皆當建白又選用臺察若由中書必有偏徇合從本臺選擇御史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從之十二月殺宋丞相

文天祥

天祥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博囉召見欲

使之拜天祥長揖求死辯論百端博囉怒命囚於獄月餘再見之盆不屈乃釋之留燕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時上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遣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倘蒙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僞顧問可也若遂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

元等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遂止上知其不可屈也將赦之會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有投匿名書者云某日燒蕞城葦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殺阿哈瑪特朝廷疑之遂撤蕞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於上都疑丞相者天祥也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曰願一死上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遂從之乃詔有司殺於燕京之柴市俄有勅使止之已無及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自所為贊曰孔曰成仁孟云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後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評曰天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素志已定不得死不止蓋即豫讓所謂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惜乎世祖之不能終全之也或曰王積翁等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恐其復出

號召江南不可而止然則非世祖殺之也夢炎殺之耳夫夢炎之言未可深非之也宋厯運已盡天命人心已去天祥之力不足以興復盆塗炭夫生民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全天祥以不死哉從其黃冠之請而不使歸故鄉可詔諸路立養濟院

中統初詔天下鰥寡孤獨廢疾之人命所在官給糧贍養又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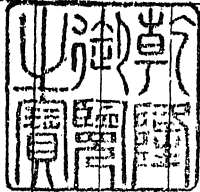
病者給藥於糧之外復給以薪至是命各路立養濟院以處之委憲司點治○評曰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能行仁政必自此始元世祖平江南立養濟院以收恤之可謂知政本矣召保定處士劉

因為右贊善大夫

因字夢吉容城人父述世為儒家遂性理之學劉肅宣撫真定辟述

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忽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既覺而生因乃名之曰駟字夢驥後更駟為因驥為吉云因天資絕人日記千百言過目成誦從詹堅受經究訓詁注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

程朱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至評諸子則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也其識高見遠類此因家居以孝聞聚徒教授師道尊嚴然隨人才器皆有成就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末薦之於朝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以繼母老即辭歸養俸給一無所受



元史續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續編卷

三至五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灵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陳桐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續編卷三

明 胡粹中 撰

癸未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鴻吉哩氏

納沁孫戩通之女

刑部尚

書崔或上時政十八事

或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上甚器重之及是上䟽言十八事

一曰開廣言路二曰妙選臺憲三曰樞密院長貳擇有德望者為之四曰翰苑宜博訪南北耆儒以重此選五

曰抑頑耿仁雖正典刑附阿哈瑪特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宜次第屏除六曰貴壯子弟幼不講學何以從

取得如許實著教國學則人才輩出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遺奏目宜擇蒙古漢人有聲望而慎重者居之使

書帝王言動以垂無窮八曰憲曹無法可守姦人莫知顧忌宜定律令九曰官冗若徒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法宜叅衆議立定成規十曰官僚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既得所養可責其廉十一曰內地百姓流入江南者十五萬戶皆重賦繁徭所致宜蠲其積欠招集復業其不歸者與土著一體當役仍令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為殿最十二曰凡丞相安圖遷轉良臣為阿哈瑪特擯斥者並宜拔擢十三曰簿錄姦黨財物不可視為橫得宜節濫用以資帑藏十四曰大都不當立留守司宜改為總管府十五曰中書左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為左丞十六曰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內重不致勢均十七曰阿爾哈雅子姪姻黨分布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宜罷其職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莫知賢否自今三品以上必引見而後授官疏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令與御史大夫約蘇特穆爾議行

之中山民薛保住伏誅

初保住上匿名書告變因殺宋丞相文天祥至是和爾郭斯秦

保住欺罔朝廷希覬官賞勅誅之因言自今應訴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敢以匿名書言事重者死輕者

流發其事者賞其省臺理斷不平許擊登聞鼓以聞詔復征日本置征東行省

安以

塔哈為丞相徹爾特穆爾為右丞劉二已圖爾為左丞命蒙古人習舟師者萬二千五百人同征日本五衛漢

軍選留千餘人新附軍悉遣行安塔哈求軍官習水戰者命元帥張林招討張瑄總管朱清赴之○評曰元起

朔漠奄有天下雖微日本不害其為廣大也而世祖必欲服之勞民用兵卒至禍敗崔彥之諫非不明切而不

能從豈非好大喜功如二月乙巳太陰犯心

四月壬寅犯南斗五

唐太宗之伐高麗也臺臣言伐木造寺

凡四萬人及平灤

月丙寅

三月罷南城及五臺山建寺

造船役重丙寅車駕幸上都○廣州盜起討平之廣州新會

詔罷之縣林桂芳趙良鈐等偽號羅平國稱延康年號官軍擒斬之餘黨悉平以高麗王瞻領征

東行省左丞相詔以瞻世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於是中丞崔或言江南相繼盜起皆緣拘水

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南四省軍須宜量民力勿強以所無給價必以實召募當從所欲

俟民力稍甦東夏四月罷米民女用崔或言罷之扎薩克罷以莽

征未晚不從賚徹爾為中書平章耶律婁格王椅為參政○建寧總軍

總管黃華叛詔布呼齊史弼討平之華衆十萬號頭陀軍偽稱宋興祥五

年犯崇安浦城圍建寧府詔秋七月復立司農寺○樞

密副使張文謙卒。○車駕還宮。○省集賢院。

併入翰林為翰林國

史集 四川溪峒皆平。

四川行省討平九溪十八峒以其酋長赴闕定其地之可以設官與

其人之可以入官者大處為州小處為縣并立總管府聽順元路宣慰司節制

冬十月鄂端宣

慰司進嘉禾

同穎九穗七穗六穗者各一

耶律鑄罷

坐不納職印妄奏東平人為逆

間謀幕僚反黨罪囚阿里舒罷免仍沒家貲之半徙居山後二十二年卒後贈太師順寧王諡文忠 十一

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官軍伐緬克之。

九月大軍發中慶十月至

南甸右丞台布由羅必甸進軍十一月宗王桑阿克達爾命參政伊克德濟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水路自將一軍從縹甸徑抵其國與台布會下令諸將分道攻取破其江頭城殺萬餘

人別留軍守其地  
積糧餉給兵士

甲二十一年春正月上尊號赦右丞相和爾郭斯等上  
帝尊號曰憲天述道仁

文義武大光孝  
皇帝大赦天下  
江淮行省平章蒙固岱獻珍珠凡百斤遣

王積翁使日本未至為盜所殺上以其俗尚佛遣積翁  
與補陀僧如智往使積

翁至對馬島夜  
為亂兵所殺  
三月丙寅幸上都○丁卯太廟正殿成

○罷征東行省拘收其印定江南諸路官員職田至元初定  
隨路府州

縣官職田上路達魯噶齊十六頃下路十四頃上州散  
府十頃總管同知中州等皆八頃治中散府知府同知  
下州等皆六頃府判上州尹同知五頃散府上州判中  
州知州同知縣等及路經歷四頃中州判下州知州同

知州判縣丞錄事司等皆三項主簿縣尉錄事錄判二  
項按察司十六項副使八項僉事六項至是定江南諸  
路官職田夏六月封皇子托歡為鎮南王將兵征安南  
各減其半

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言安南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  
五百為援詔皇子督行省兵進討仍命索多帥師來會  
又遣奇嚕同其國使阮道學往責陳日烜運糧送占城  
助軍官兵至祿州日烜調軍拒守分兵為兩道其從兄  
興道王陳峻亦提兵界上所在俱有備禦阿爾哈雅不  
能進色特爾忒孫佑等與敵遇敗其兵遣使諭開路迎  
拜鎮南王不從官兵遂分六道取攻諸隘皆破之峻及  
日烜遁走令阮効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請班師日烜  
遂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秋八月庚午車駕還宮  
明光孝皇帝禪位於皇太子

○九月甲申京師地震○癸巳太白犯南斗○嘉木揚



喇勒智發宋諸陵

凡發塚墓之在紹興錢塘者一百一所戕殺平民四人受獻美女寶物無

美攘奪人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一百一十一雜寶貝一百五十二大珠五十兩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庇平民不輸分賦者二萬三千戶以其陵中所收金銀寶物修紹興天衣寺。評曰秦始皇冢項籍掘之漢諸陵赤眉發之唐諸陵溫韜發之宋之諸陵在河南者金人發之在浙東者嘉木揚喇勒智發之推原所由蓋作俑於伍子胥也然五帝三王未聞有發其冢墓者後之人主亦可以少省哉

立常平倉

以五十萬石鈔給之

冬十一月和爾郭斯敏珠爾多卜丹張

雄飛溫德亨罷。召安圖復以為右丞相盧世榮史樞

為左丞博囉穆蘇哈雅薩題勒密實廉希恕為叅政

初上以雄

飛廉貪特賜銀一千五百兩拜謝出加賜金五十兩及酒器雄飛封藏於家及罷政阿哈瑪特之黨特濟格勒阿繖矯詔追奪所賜後特濟格勒等誅或勸雄飛自明雄飛曰所以未敢輕用而封識以俟者正虞今日耳又況自辦乎

**禁私酤賣**

盧世榮言京師富豪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禁之官自酤賣向之歲課

一月可辦從之○世榮既以利進常結貪刻之黨專事掊斂建議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有詔會議人無敢言者董文用伴問世榮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於右丞者則吾不知若取於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傷之若盡刻剝豈復有百姓耶世榮不能對丞相安圖嘆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聚斂之臣殺而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世榮竟以是敗

中書左司郎中周戴

盧世榮以聚斂得幸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勢焰熏灼左司郎中周戴

因議事微有可否誣以沮法奏杖一百然後斬之於是臣僚震懾無敢言者世榮因奏臣行事多為人所怨恐後有譏之者上曰無妨朕疾足之犬狐不愛馬朕自知之遂令增其從人世榮又奏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佃者草生其間臣今創佃已有耕者未耕者有纔播種及既生苗者然不令人守之為物蹂踐則可惜也今丞相安圖是守田者然不假之以力則佃者亦徒然耳守田者假之以力而天不雨亦終無成所謂天雨則陛下與臣添力是也上曰然世榮既以利自任懼怒之者衆乃以九事說上詔天下一免民間包銀二官吏俸免民帶納三免大都地稅四江淮貧民鬻妻子者官贖還之五逃移復業者免其差稅六免收醋課七江南佃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八添支內外官吏俸五分九議定百官考課升擢之法大抵欲釋怨要譽上皆從之議

選舉法不果行

太宗朝即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至元初上嘗命丞相史天澤條具當行大事

亦嘗及科舉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鶚以為言勅省部議奏程式而丞相和爾郭斯與留夢炎等皆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得官者多上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為宜凡蒙古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人皆用心為學矣上然之會和爾郭斯罷而止事雖未行而科舉之制已昉於此焉○評曰古今人才豈出一塗非科目所能盡也故惟鄉舉里選近古而可行不致於遺賢棄才惜乎世祖首議選舉而不能以行此也延祐設科雖稱得人然豪傑之士豈可以科第拘之哉

御史中丞崔彥罷

或言盧世榮不可用

忤旨罷○評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或前諫征日本世祖不能從至是以言盧世榮不可用而罷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者也

乙酉二十二年春正月西州民趙和尚真定民劉驢兒謀

反伏誅

趙和尚自稱宋福王子以誑民劉驢兒有三乳自以為異謀作亂事覺皆磔裂以徇罷行

御史臺○以阿必實克為中書平章○造大樽

以木為質銀內

而金外鑲為雲龍高一丈七尺置於殿下

二月立規措所

主經營錢穀以善賈為之秩從五品

從盧世榮之請也參政博囉穆蘇哈雅因奏世榮親黨牛姓者前為提舉今浙西運司課程頗多擬除運副從

之拘收銅錢申禁私造酒麴○復立行臺

臺臣言近中書奏罷行臺

改按察司為提刑轉運司俾兼金穀而糾彈之職遂廢請丞相安圖與老臣議於是安圖亦言江南盜賊屢起行臺鎮遏居多然與行省並治杭州地甚遠僻江州居江浙湖南江西三省之間徙之為便從之已而復還治

杭州三月戊辰車駕幸上都。以鴻吉哩岱為中書左丞

相。索多卒于軍。

索多敗安南兵於清化府奪義安關降其臣彰憲昭顯等侯鎮南王托歡

命索多屯天長以就食距大營二百餘里會有旨班師托歡還而索多不知安南遣兵遮之於乾滿江索多戰

死事聞賜諡襄愍夏五月以郭佑為中書參政。秋七月造溫

石浴室及更衣殿。○安南王日烜之弟益稷來降。

益稷及其

弟文義明誠侯赴闕廣東宣慰使雲丹密實入朝。

雲丹密實以所降渠帥郭逢貴

等至京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上問戰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對曰其首拒敵者已磔之矣是皆招降者也因言托爾珠兵後失於撫綏故盜賊亘八月丙辰車駕還起人民漸耗宜擇良吏往治從之。

宮○罷榷酤

初民間聽自造酒每米一石課鈔一貫盧世榮以官鈔五萬定為本官自酤賣每米

一石得息鈔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聽民自造但增課鈔一貫為五貫○評曰酒醢生民口腹之日用者也聽民自造而收其課鈔已為非義況官自酤賣以奪其利乎罷榷酤而增課鈔五分之四所謂月攘一雞者也

九月勅罷征安南軍○改江淮行省為江浙行省

割江北諸

郡隸河南改江淮為江浙三十路一府明年又併福建隸入江浙以蒙固岱為左丞相董文用為參政文用力辭上曰朕任卿不在錢穀細務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但言之時上命建佛塔於宋故宮有司奉行甚急大雪入山伐木死者甚衆猶欲併建大寺文用至則曰非時役民民不堪命少徐之如何長官曰參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也但今日困民力而失民心豈上意耶聞者意阻文用俊第二子也

太常卿

徐世隆卒

世隆初為嚴實掌書記見上於日月山時方圖南征以問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上曰誠如卿言後遷翰林學士太常卿朝廷大政多所咨訪詔命典冊悉出其手朝儀祭禮皆自世

隆發之年

罷放征占城軍士○復分立集賢院○冬十

一月盧世榮伏誅

先是監察御史陳天祥上疏極論世榮姦惡其畧曰盧世榮素無文藝亦

無武功輿贓輦賄輸送權門所獻貨貨不充別立欠券銀一千定由白身擢江西權茶轉運使專務貪饕所犯

贓私狼藉隱祕者難以枚舉發露者始可明言凡掇取於人及盜官物鈔以定計者二萬五千一百一十九金

以定計者二十五銀一百六十八茶以引計者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八馬以足計者十五玉器七事它物稱是

已納見追人所共知竟不悔罪狂悖愈甚以苛刻為自安之策以誅求為干進之門雖居丞轄實專大政名為



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夫宰天下猶製錦衣如欲驗其能否當先試以布帛倘無效績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較賢愚猶捨美錦以量工拙其不可亦明矣且天地生財歲有常數惟取之有節故用之不乏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廣要增羨不念困窮視民如仇為國斂怨今取其所以行與其所言已不相副畧舉數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言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言課程增三百萬定不取於民而辦今迫脅諸路官司增數包認始言能令民快樂今民間不勝其擾若不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臣亦知阿附則榮寵可期違忤則禍患難測緘默自固亦豈不能正以國家關係不淺憂深慮切不得不言疏聞召天祥與世榮俱至上都命御史中丞教拉特穆爾等鞫治引世榮於上前皆歎服遂誅之

十二月丁未

皇太子珍戩薨

太子初從姚樞實默學性至孝仁厚恭儉嘗服綾衿為審所漬命重臣染治左

右請更製太子曰吾欲織百端非難顧此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或請鑿池為流觴曲水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暇則與贊善王恂等講論經典及貞觀政要武經等書李謙宋道等朝夕不離側又招致郭佑何偉徐琰馬紹楊居寬何榮祖楊仁風諸儒並出入東宮阿哈瑪特專國未嘗少假顏色王著知太子惡其姦故矯令構變殺之盧世榮言利得幸尤深非之世榮卒得罪僧格素主世榮聞太子有言竟不敢救詔割隆興路為分地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鈔四十七萬貫來獻太子怒曰朝廷但令汝等安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何用盡卻之參政劉思敬遣弟思恭獻新民百六十戶太子問所從來對曰征重慶時所俘乃感然曰歸語汝兄此屬宜隨所在放遣為民王憚進承華事畧凡二十事李謙瓜爾佳之奇陳十事悉嘉納焉時上春秋高南臺御史某上書請內禪太子聞之大懼中臺留章不奏特濟格勒阿織等欲發其事奏請收

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穀欲因以露之都事尚文匿其牘不與特濟格勒等以聞命宗正色徹肯取視文白大夫與丞相先劾特濟格勒乃阿哈瑪持餘黨贓罪狼藉上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進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而為此舉動搖人心上怒解塔奇濟竟坐死太子益憂懼不自安遂薨年四十三

賑糶京

師貧民

直命於京師南城各設三鋪遣官吏發倉粟減其

減三兩歲以為常○評曰民之貧者以營計之不足也分田授業使各安其生而不奪其時不傷其力則衣食自足矣減價糶粟意則誠美然亦必入錢而後得粟如無錢者何又況止於京師天下貧民安得人人而濟之哉

丙戌二十三年春正月復改司農寺為大司農司。罷征

日本

時有司徵斂大為奸利董文用入奏言國家疲可實之民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列其條目甚悉上亦

以日本未嘗相侵今安南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詔罷征日本名阿已齊赴闕仍散所雇民船○評曰日本固未嘗相侵然安南犯邊亦非其本意特以徵其入朝責以六事不得已而抗禦之耳盍亦反其本哉罷征日本是矣而專事

詔勸課農桑

至元初詔守令以戶口增田野闢詞訟簡盜賊息賦

役均五事備者為上選三事有成為中選四事不備及五事俱不舉者黜降有差至是復詔克勤奉職者升獎其怠於事者皆罷之

宋降臣呂文煥致仕

以其子為宣慰使

二月禁兵器

○命諸道按察司分巡郡縣

每歲二月分蒞按治十月還司

召曲阜教

授陳儼京兆蕭輦蜀人虞應龍

儼輦皆不至惟應龍赴京師

封陳益

稷為安南王

居之湖廣

詔復征安南

以阿爾哈雅為安南行省左丞相鄂囉齊為平

章烏瑪喇伊埒默色阿里答順樊楫並叅政發江西湖廣江浙三省軍七萬船五百艘運糧十七萬分道進討諸將悉受鎮南王節制王由女兒關進阿巴齊為前鋒烏瑪喇由海道凡十七戰皆捷三月以敏珠

爾多丹為中書右丞楊居寬為叅政○車駕幸上都○

遣侍御史程文海訪求江南賢才

先是文海言省院諸司皆叅用南人惟臺

憲無之江南風俗南人所諳參用為宜上以語御史大夫約蘇特穆爾對曰當擇賢者以聞上曰汝漢人用事者豈皆賢耶至是臺臣奏遣文海與行臺官博采公潔知名之士即命賁詔以往上素聞趙孟過葉李名密諭文海必致此二人文海又薦趙孟頫余憑萬一鶚張伯鶉胡夢魁魯希顏孔洙魯冲子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

人○評曰自古亡國之臣興王之良佐也彼不能用而  
古此能用之則其興也宜世祖得江南拳拳馬訪求賢  
才可謂知所務矣然何地無才以天下之  
大當求之天下獨求之江南不亦隘乎  
以李起南為

江西榷茶轉運使

起南嘗言江南茶每引價三貫六百  
文今宜增每引五貫事下中書議因

令起南  
為運使

遣約蘇穆爾鈞考荆湖錢穀

中書擬約蘇穆爾平章  
托克托呼參政上曰約

蘇穆爾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托克托呼人奴  
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所進擬令人恥之其以朕意  
諭安圖○評曰人君用人孰不欲進君子而退小人惟  
不知其為小人而進之不辨其為君子而退之於是乎  
不足以成善治而危亡繼之世祖知約蘇穆爾小人而猶  
用焉何異於知烏董足以殺人而食之者乎夫理算官  
亦非輕選也用小人為之則傷民斂怨為害不細矣宰  
執用人若此豈獨可恥哉安圖蓋不得而辭其責也

夏五月乙酉樊惑犯太微右執法。京師旱。六月丙申太白犯御女。封播州楊邦憲妻田氏為永安郡夫人。領安撫司事。鴻吉哩岱阿必實克和塔拉罷以色。

徹肯為中書平章。特穆爾為左丞。秋七月罷遼陽行

省。詔定官制。

中書省除中書令外左右丞相並一員平章二員左右丞並一員參政僉省並

二員樞密院除院使外知院一員副使僉院並二員院判一員御史臺大夫一員中丞侍御史治書並二員行

臺同六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並二員其餘衙門並委都省斟酌裁減仍詔諭中外。評曰元之官名最為不正中書政本既有中書令矣復設左右丞相則丞相特中書令之佐職耳既以令為虛設左右揆為正宰相

而復設平章政事則又以平章為宰相之貳矣然平章政事非宰相而何名之不正莫此為甚至其末流丞相而遇授焉則冗濫極置四川甘肅行省初四川隸陝西

矣又况員數之多乎置四川甘肅行省治成都甘肅行省治甘州九月八馬兒等國入貢一

於四川至是始置四川行省八馬兒二曰須門那三曰僧急里四曰南無力五曰馬蘭丹六曰那旺七曰丁呵兒八曰來來九曰急蘭亦解

十曰蘓木都刺並貢方物冬十月己亥車駕還宮○太白犯左執法

○河決

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太康通許鄆陵關濤關尉關陽武延津中牟原武昨等十五州縣發

民丁二十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人分築隄防立海道運糧萬戶府以張瑄朱清並為萬

戶帝師達爾瑪巴拉實哩死策刺實巴鄂爾嘉勒嗣同僉樞密院趙



良弼卒

良弼女直人本珠嘉氏音訛為趙家因為姓趙氏事上藩邸為陝西宣撫司參議官阿拉克岱爾

勾較錢穀煨煉死者二十人良弼陳大義詞氣懇款卒不能誣瑋塔噶叛良弼與汪惟正決議誅奇塔特布哈密喇卜和卓其後人告廉希憲商挺有異志引良弼為証上切責之欲斷其舌良弼誓死保二臣忠良上意解奉使日本其國王使人先求國書不與至脅之以兵良弼曰不見汝主寧持吾首去書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遣人隨入覲上知之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因奏日本險遠以有用民力填無窮巨壑勿擊便上從之以為同僉樞密院辭歸懷孟以溫縣別業地三十頃析為二六與懷州四界孟州永隸廟學是年卒後贈太保諡文正

丁亥二十四年春正月以程鵬飛為中書右丞阿里為左

丞巴雅爾哈雅為參政○初立國子學

初太宗朝以馮志常總教國子

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就學至元初上命選十一人以長者四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至是立國子學於城東定制設祭酒司業監丞博士助教正錄伴讀等官生員百二十人隸集賢院大德八年增至二百人至大四年增至三百人延祐二年又增一百二十人用趙孟頫元明善所議貢試之法凡蒙古由科舉出身授從六品色目漢人遞降一級歲貢八人上四人充部令史下四人各路教授其南城國子學遂為大都路學云○評曰貢試之法蒙古色目與漢人遞降品級已非公論教授一郡之師表也而居部令史下選則大非崇儒重教之意矣蓋教授陞轉之難部令史遷擢之易閏二月勅祀故也以此立法恬於進取者能幾何人哉

帝堯廟

每歲春秋二仲  
丙子日致祠

平原郡公趙與芮卒

以其子孟  
桂襲封

以敏珠爾丹為中書平章范文虎為右丞商議樞密院事

○詔復立尚書省

以僧格特穆爾並為平章諤爾根薩哩為右丞葉李為左丞實都馬紹並

參政中書仍設丞相平章參政並二員

大都飢。○三月庚寅車駕幸上都

○更造至元寶鈔

先是造交鈔以絲為本每銀伍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直並從絲例又

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設諸路平準庫主平物價使相依準不至低昂每路以一萬二千定為鈔本後又添造釐鈔三文五文凡三等尋以不便而罷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至是遂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一等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仍隨路開庫貿易金銀以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該價二貫出庫與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該價二十貫出庫與二十貫五

百文仍與中統鈔通行子母相權務在新者無冗舊者無廢其鈔昏爛者許就庫倒換入工墨錢三十文若貫百分明微有破損並令行用違者罪之所收昏鈔每季解省部燒毀行省州縣委省憲官監燒鈔版先用木後鑄銅易之大抵元之鈔法至此蓋再變矣○評曰錢幣所以權百貨也百貨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歲出有限而錢幣特國家爐鞴楮墨之所為者耳又況米粟布帛日耗月費而錢幣不可衣食流轉無窮必使錢幣為母而常少百貨為子而常多自然子母相權而可行之經久若錢幣與百貨之數同等則物重鈔輕亦其自然之勢也今元寶交鈔行之久而不能權百貨者亡他子倍於母而已不推其本而更造至元鈔至元鈔他日子倍於母亦豈能無物重鈔輕之患哉又況以至元鈔一貫當中統鈔五貫則是自相輕重貴賤民志其能有定乎然當是時猶通行者則由隨路貿易金銀以平準鈔法故也其後二十餘年至元鈔仍如交鈔而改用銀鈔銅錢

以輕重失宜其弊益甚而止終元之世大抵鈔諸王色少則行鈔多則滯後之欲更錢幣者可不鑒茲

徹圖部雨土

凡七晝夜沒死牛馬

馬八兒國入貢

貢奇獸一類騾而巨毛白黑間

錯名阿塔必即

夏四月諸王納延反○殺御史臺吏王良弼

坐誹

誹尚書省政事殺之籍其家

上親征納延發上都

先是有告納延反者上使巴延往覘

之多載衣裘入其境輒以與驛人既至納延設宴謀執之巴延覺與從者出分三道驛人以得衣裳故爭獻健馬由是得脫馳還白狀上乃詔親征以巴延從

因奏李庭董士選等將漢軍得以漢法戰從之

六月以

趙孟頫為兵部郎中

孟頫宋安僖王子偁五世孫性敏而力於學程文海薦之入見才氣

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上顧之喜使坐左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近左右上不聽時詔議職

罪滿至元鈔二百貫者死孟頫曰始造中統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鈔為至元鈔後二十年至元鈔必復如中統鈔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為二實銀錢為二虛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或以其譏國法責之曰今朝廷用鈔故犯法者以鈔計贓汝以為非豈沮格至元鈔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重輕則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公不揆事理欲以勢相凌耶其人有愧色上欲大用之議者以為難乃除兵部郎中○評曰法者天下之平也一有不平則人無所措手足矣蓋以理而言吏而受賕固可為罪不必論其多寡然原其情則少者有可矜多者難幸免以少者或窘於衣食而多者則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故也於是有滿貫至死之文且死者不可復生今以至元鈔二百貫為限它日物重鈔輕十不當一則一衣一食皆足秋七月壬寅熒以殺人無乃輕人命乎孟頫之論當矣

惑犯輿鬼癸丑白虹貫日○八月乙丑納延平車駕還

宮

納延黨塔布台率兵六萬逼行在而陣前軍敗之獲其輜重千餘餘黨實都爾犯咸平宣慰托爾楚兵出瀋

州伊埒薩哈分兵趨懿州納延潰擒之其黨悉平從叛諸王謫赴江南三省從軍自效 九月辛亥

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壬子太白犯南斗○高麗王

來朝○冬十月戊午朔日食○殺中書參政郭佑楊居

寬

僧格檢劾中書虧欠鈔六千餘錠平章敏珠爾多卜丹即自引伏參政楊居寬以為實掌銓選錢穀非所專僧

格怒令左右拳其頰與參議貝降王巨濟各款服遣實都奏聞上令丞相安圖共議毋令他日得以脅問誣伏為詞數日僧格又奏參政郭佑多所逋負尸位不言上命窮治與居寬皆坐棄市及僧格敗詔以二人死非其

罪給還復立遼陽行省

以色徹肯羅壘特穆爾並為平章洪察球爾為右丞伊瑪薩哈為

左丞楊仁風阿喇卜丹並參政

十一月癸丑犯太微東垣上相○以僧

格為尚書右丞相

左丞葉李言前省臣所不能行者僧格能行之宜為右丞相制可僧格復

請以特穆爾代為平章又請以諤爾根薩哩為平章遷葉李右丞馬紹左丞○評曰葉李在宋朝則詆斥賈似道在元朝則黨庇僧格何忠於前而佞於後耶所以然者李本功利之徒其攻似道圖進用而已蓋訐而似直者也世祖以其忠直而任諸執政當是時安圖賢相也李豈不知之而昵比僧格不過為固祿位計耳此趙孟頫所以薄其為人也○自郭佑楊居寬死行省督責逋負嚴峻至無所償逮及親隣械掠不勝楚毒自裁及死繫獄者以百數中外騷然廷臣莫敢言徹爾奏僧格貪誤國害民狀詞語激烈上怒命批其頰徹爾辯愈力



且曰臣數僧格罪不顧身者為國計耳苟畏聖怒則姦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上乃悟  
僧格由是敗 庚子太白晝見  
十二月丙寅亦如之 大都路水○

十二月命西僧作佛事

坐靜於大殿寢殿萬壽寺五臺山等處凡三十三會 詔招

捕盜賊

丞相僧格御史大夫約蘇特穆爾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清宜降旨立限招捕而以安

輯責州縣之吏其不能者黜之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官軍嗜利與賊通者尤難弭息宜令各鎮守官軍仍以三年遷轉庶革斯弊上皆從之 鎮南王軍次安南陳日烜棄城

走入海

戊子二十五年春正月毀中統鈔版○上畋于近郊○以

蒙固岱為江浙左丞相○毀宋宮室為塔寺

西僧嘉木揚喇勒智以宋

宮室為塔一為寺五

以雲南王額森特穆爾鎮大理○三月丁亥

熒惑犯太微東垣上相○戊子車駕還宮○遙授松江

民曹夢炎浙東宣慰副使

夢炎願歲輸米萬石乞免他徭且求官職僧格以為請故

有是鎮南王托歡軍還陳日烜遣使來謝罪

進金人以代已罪詔

諭日烜徐邳州雨雹

大如雞卵傷麥

夏四月廣東民董賢舉等

作亂雲丹密實討平之

賢舉等七人皆稱大老聚眾反剽掠吉贛瑞撫龍興南安韶雄

汀諸郡江西行院副樞雲丹密實帥兵討之明年十月獲賢舉及丘應祥等送京師其黨遂平

浙西大

水

杭蘓湖秀大水詔輟上供米二十萬石賑其貧者

萬安寺佛像成

凡費金五百四十兩

水銀二百四十斤

諸王庫庫岱叛綽和爾執之來歸○河決襄

邑○詔皇孫北征

撫諸軍討叛王和爾郭斯哈坦圖魯罕等

六月處州民柳

世英等作亂浙東宣慰副使史耀討平之○秋八月癸

亥尚書省成○九月置徵理司

專治合追財穀以甘肅參政圖烈楊阿僉省吳誠並

為徵理司使僧格又奏請以參政實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參議阿薩爾山東按察使何榮祖扎爾古齊圖固勒泉

府卿李佑奉御吉丹御史戎益僉樞密院崔或斷事官燕真刑部尚書安佑御史巴延等理算江浙江西福建

四川甘肅安西六省錢穀仍給兵為衛於是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評曰理算錢穀非美政也而何榮祖崔或

等亦任其事而不辭者斯蓋僧格之深計欲屈名臣泣之以杜塞言者而或等畏之亦不敢辭也海都

犯邊巴圖約蘇圖迎擊死之○以諤爾根薩哩為尚書

省平章○冬十月遣瀛國公趙鼎學佛于吐番○十一

月以何榮祖為中書參政○遣禮部侍郎李思衍等使

安南○立僧格輔政碑

大都民史吉等請立石為僧格頌德上曰民欲立則立之仍告

僧格使之喜也於是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碑樹於省前樓覆其上而丹牖之改釋教總制

院為宣政院

以唐吐番來朝於宣政殿故名其官僧俗並用軍民通攝秩從一品以僧格兼院使

十二月以董文用為御史中丞

初安圖奏文用為工部侍郎阿哈瑪特疾之使鷹

監奏其不給鷹食上怒促捕之及入上望見曰董文用  
豈為汝治鷹食者邪至是拜中丞乃舉胡祗通王惲雷  
膺荆幼紀許權孔從道等十餘人為按察使徐瑛魏初  
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選時僧格當國貴戚見之皆  
屏息文用獨不附之僧格使人風文用頌已功不答又  
自謂文用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矣亦不答但取外郎  
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非不欲安樂急法暴斂至  
此耳御史臺所以救時政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  
之也僧格愈恨撫拾臺事文用不為屈具奏其奸狀詔  
報語密而人不之知僧格方譖文用慙傲沮撓尚書省  
事上曰彼御史職也樞密副使商挺卒挺曹州人金亂  
何罪僧格乃不敢言走冠氏與元好  
問楊奐遊東平嚴實聘為諸子師實卒子忠濟辟挺經  
歷上在闕中召對稱旨因從南征及憲宗崩上北還道  
遣張文謙與挺計事挺曰軍中當嚴符信以防奸詐文  
謙追及言之上大悟罵曰無一人言及此非商孟卿幾

敗大計速遣使至軍立約未幾阿里布格果使人至執而斬之誅阿拉克岱爾琿塔噶噶挺功為多上嘗以古良將稱之趙炳之死事連挺下獄久之得釋復以為樞密副使卒

江浙丞相蒙固岱殺南

臺中丞劉宣

時蒙固岱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劾而尤畏宣一日宣與大夫出城見有以軍船載

輦者御史張諒詣之知為省官所使詣揚州覆實蒙固岱怒使人入建康偵伺臺中違失臺官皆懼陰託以自解惟宣不為動蒙固岱日羅織宣罪逮繫宣子於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穀事聞朝廷遣官往鞠治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行省列兵衛驅迫之宣不勝憤遂自剄始宣將行以一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啓視宣死視其書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壘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為容於怨家之前身為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決但不獲以身徇國為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且別有公文陳蒙固岱罪狀

治書侍御史霍肅為叙其文讀者悲之行省奏宣罪重  
自殺竟不得白其寃然宣忠義節操為世所重聞者莫  
不悼惜延祐中臺臣以為  
言賜宣彭城公諡忠憲

元史續編卷三